

女皇帝陛下 的笑话婚姻



云狐不喜·著
他红衣一唱天下
他是一国亲王，她是一国女帝

她粉黛满踏山河



他与她有着啼笑因缘的开端，似敌非友的中曲，还有那怎么也猜不到的结局

女皇陛下 的笑话婚姻

云孤不喜·著
他红衣一喝天下
她是一国君王，她是一国女帝



她粉黛满踏山河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皇陛下的笑话婚姻/云狐不喜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399-3210-1

I. 女… II. 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0436 号

书 名 女皇陛下的笑话婚姻

作 者 云狐不喜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王 蔚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68×235 毫米 1/16

字 数 302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210-1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上卷 所谓抢亲一样的和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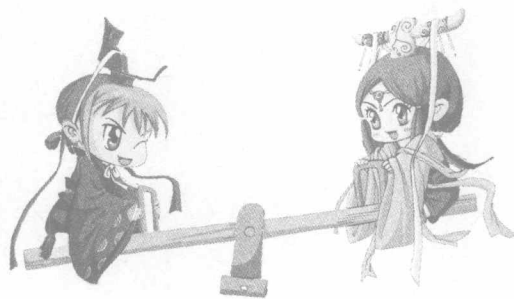
楔 子	3
第一章◎所谓历史的延续性	5
第二章◎请对我负责吧!	14
第三章◎你答应? 我拒绝	22
第四章◎是男人就不打赌!	31
第五章◎郊游于是开始	40
第六章◎伏师荧惑与一文钱	49
第七章◎我要去妓院!	58
第八章◎追猎开始	66
第九章◎老鼠入风箱·尸娘	74
第十章◎小猪急了也跳墙	83
第十一章◎晏 初	91
第十二章◎行 猎	99
第十三章◎夜猫子进宅	108
第十四章◎琴 娘	116
第十五章◎危 地	124
第十六章◎飞奔吧! 小猪!	132
第十七章◎未守一诺	140
第十八章◎龙 骨	149
第十九章◎安王令	158
第二十章◎破 局	167



下卷 战争似的婚姻生活

第二十一章◎贫穷皇族参上	177
第二十二章◎叶 询	185
第二十三章◎尽是前缘	193
第二十四章◎大 婚	202
第二十五章◎新婚幸福生活	211
第二十六章◎蠢 动	219
第二十七章◎升天吧,气球!	227
第二十八章◎散落吧,兵防图!	235
第二十九章◎远 梦	243
第三十章◎换 命	251
第三十一章◎谨遵钧旨	259
第三十二章◎离 弦	268
第三十三章◎白骨对天哭	277
第三十四章◎谁是晏初	285
第三十五章◎旧梦远	294
第三十六章◎灭亡才是正道	303
第三十七章◎鸾凤覆朝	312
第三十八章◎狂 花	321
第三十九章◎红颜成枯骨	330
尾声◎乱世成殇,尊我为皇	341
番外◎胭脂鸩	344

上卷
所谓抢亲一样的和亲





她从小便知道，自己和别人不同。不过本来就不一样吧。

她是塑月的储君、叶氏皇族的嫡长女，并将在未来成为东陆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君主，带领塑月走向更加富强的道路。

“你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她那时尚小，端端正正地坐在舅父的膝盖上，任那个有着清淡微笑的男子用象牙梳子理通她的一头长发。

他把她抱在胸前，笑颜恬淡温柔，唤她的名字，一次次重复。

“兰心，你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同。”他说，“兰心，你怎么能和其他人一样？”

是啊，从出生那一刻起，她就不一样。

她生来尊贵，一言一行一命攸关天下，她又怎能和别人一样？

她从来如此，不觉得奇怪，却没有想到，终有一天，会有人以那样怜悯的语气对她说：“兰心，这样子的你，不觉得可悲吗？”

那一刻，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茫然无措，不知如何回答。

当时她面前有这样一个人，绝世美貌，红衣如血。那是她的丈夫，她今生的良人。

第一章

所谓历史的延续性

如果说一篇文章看楔子就能看出风格，那么前面那一段仰望天空的虐文式楔子，就纯属一个误导。

作为正常的开场白，应该是这样的：

塑月之盛，如火如荼。

这两句不怎么高明的诗，是塑月开国女帝所作，因为是名人的缘故，含金量被人为了提高至少三倍，成为整个东陆传诵的名句。

这句话并没有错。

塑月就某种程度来说，是整个东陆最强大的国家。

大概因为是女帝开国的缘故，塑月是东陆唯一允许女子出仕并且在皇室之中女性也拥有顺位继承权的国家。

这样一个国家，不同于长昭国近乎半原始的粗犷豪放，也迥异于大越国礼仪之邦的华盛繁缛——塑月以广阔的胸襟，吸引天下有志者竞投怀抱。

不问性别，不问来处，唯才而用，这样的开阔贯穿了整个塑月历史，缔造了塑月数百年的繁盛风流，长久不衰。

所以，塑月之盛，如火如荼。

但是，请记住，世界上任何事都是有副作用的。

因为，在塑月以奔放开明吸引人才的同时，与百年盛世一起绽放异彩的，就是同样如火如荼、百年不衰的——八卦。

塑月的皇帝们，尤其是女帝们，在以自己的才华让世人惊叹的同时，也以其过于奔放及彪悍的性格，让史官们目瞪口呆，恨不得生了八只爪子用力大书特书，代代成为八卦头条。



塑月女帝们的历史，简言之，就是一个以帝国为载体的笑话全集。

塑月到现在为止，历十七位皇帝，其中有四位女帝，这几位女帝中，开国太祖皇帝样样都好，就是喜欢三不五时地和皇夫掐上一场，他们俩基本上处于一天一小吵怡情，三天干一架养身，每隔两三个月皇夫拉着大军围城玩玩，大军就当集体春游加看猴戏。

塑月第二位女帝是武皇帝，登基继位那年，与恩科状元在朝堂上殿试出了奸情。结果状元游街还没到一半，就被按捺不住的女帝陛下拿下，抢了入洞房了。

脱线，就算是传统也不带这样的啊！

一群被惊吓到的大臣悲愤地正衣冠端袍带，闯进寝宫要求放人，个个准备好棺材在身后跟着，打算文的不行就来死谏。

结果，皇帝陛下没看到，倒是看到状元公衣襟散乱、乌发披散地在殿门口逗鹦鹉。

看一群大臣待在殿下，状元风情万种地一笑，道：“她还没起床呢。”

一瞬间，所有人都嘎巴嘎巴地石化了——也许需要拯救的是陛下也说不定……

敬皇帝在塑月女帝里位次第三，跟其他的女帝们相反，这位在塑月历史上以美貌著称的女帝，其个性和外貌南辕北辙，严肃正直到近乎无趣。

这样的一位女帝却也有属于她的少年风流。

那时她还是储君，正是杏花满陌头的时候，邂逅了异国俊美少年，于是，心动。

杏花中的相遇和分离，就此底定了芳心暗许，再不波动——她是帝王，从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

后来她继位了成婚了生子了，一个偶然情况下，与昔日暗恋的少年相遇。然后，心碎魂伤。

好吧，如果是对方变成秃头腆肚外带罗圈腿的中年大叔，她都不至于郁闷成这样，问题是，当你看到少年暗恋的人正一身和你一样的装束，凤冠霞帔地走过来，盈盈下拜，说臣妾参见陛下，会风中凌乱那是必然……

更悲惨的还在后面。同年，皇夫去世，她才惊觉一生挚爱早已悄然换了主人，但逝者已去，只留追忆。

就在这年，她微服祭拜皇夫的一天，遇到了一个少年。他风流潇洒，与她皇夫一模一样。几乎是完全不可控制地，她召这位出身名门的少年入宫，立为皇夫，授以重权，并对他言听计从。

这段完全弥补式的感情，在她去世那一年，终于展现了恶果：她临死之前，皇夫逼宫，篡改遗诏，强立了二皇子为帝。然后，她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第二



个皇夫裹挟了她的长子嚣张地——私奔了。

第二任皇夫华丽留言：我就是冲着你儿子的美貌才入宫的，我很早就对他一见钟情了呀！

最后史官得出结论：在塑月这个充满了神经有问题的皇帝的王朝中，唯一的正常人“笑话”一点儿也是情有可原的……

到了现在在位的第四位女帝真都帝，笑话的方式开始朝日常进化，大家终于不用再看大军围城的暴力示爱了，真都帝夫妻之间的感情表达方式是跪搓衣板。

一块镶金嵌玉的搓衣板，在无数个夜晚承载了塑月帝国最尊贵的两人的体重——当然了，皇子和皇女长大了一点后，这块搓衣板的利用率就比较高了……

上面说了这么一大长串废话的意思是，塑月女帝们的脱线和神经粗是其来有自、源远流长的。

所以，时序轮转，当真都帝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本故事女主角叶兰心降生到了这个世界的瞬间，塑月注定将被又一位女帝统治。

刹那，整个东陆都处于“哦哦哦！塑月又出女帝了！关门，放史官！”这样的兴奋状态。

而大家也都期待着，塑月女帝们传统的搞笑上演。

而事实上，无论是就政绩还是八卦上，叶兰心都丝毫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于是，大家期待的塑月笑话集，正在缓慢地书写新的篇章……

叶兰心笑话生涯的开始，起源于大越国宴上一个把她从会场一头抽到另外一头的拳头。

当时正是东陆强国大越帝王的册后典礼。

大越是东陆列强之一，当今德熙帝又是不世出的英主，把一个大越治理得风生水起，强国侧目，弱国仰赖。他的元后早亡，今天这典礼上续立的新后，是东陆列强之一沉国的公主。于是在这一场婚宴上，各国均不敢有丝毫怠慢，派的全是国内的一时权贵：这样纵可以和大越攀交情，横可以和其他各国交换一下奸情，再不济也能拽拽敌国后腿，放过这个大好时机的是傻子！

塑月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

它派来的使臣，是所有来道贺的国家里规格最高的。

他国来的最多不过是个宗室，塑月来的，却是储君叶兰心。

其实这里面有点儿历史渊源。

且说大越开国比塑月早了几年，大越的开国君主立国的时候恰好独身，年方二十九的大好年纪，当时塑月的开国女帝也尚未婚配，也恰好年有二十六，



大越这边先伸出爪子去扒拉了一下塑月女帝，两边一拍即合，定下择日迎娶。

就在大越皇帝开心盘算并国的时候，塑月却不动声色地和当时大越境内算是半独立的诸侯叶家勾搭上了，结果大越并国未成，反倒一下子被塑月割去了六州四十一城和三十万兵马，真正意义上达到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高难局面——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这梁子一结就是几百年，越来越深，到了最近十几年，关系才有所缓和，这几年颇有些眉来眼去，现在又遇到德熙帝册后这么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塑月二话不说，就把自家储君踢了出去。

——这是官方的理由，就塑月的实际情况而言，储君以如此尊贵的身份远走异国，理由只有一个——避祸。是的，没错，避祸。

话说，塑月是整个东陆上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

所以呢，民风也就自由奔放了一点儿，而作为未来帝国的继承人，叶兰心享有足以让他国的皇族咬着手绢泪奔的自由。

自由奔放过头的结果就是，某天她从学馆往东宫走的路上，一眼就看到了丞相家那个美貌的小少年……于是小白花一样的小少年就被叶兰心流氓地堵在了极极门外的暗巷里，储君殿下熟练地一手撑墙，邪魅一笑，“美人，你就从了我吧！”

其实单单这样她也不至于抱头鼠窜地出国避祸，最多只是被父亲用委婉的语气说：“姑娘，咱下次调戏之前应该先准备好迷药，再把小美人堵到没人看得到的暗巷里，你说是不是……”

问题就在于，小美人趁她一个不注意，撒腿就跑，一头撞到了正在出宫的真都帝的辇车里，扑到了女帝怀里，哭得梨花带雨，说陛下您要给草民做主啊！

若单单这样，叶兰心最多也就是被罚禁足几天，去太庙陪陪祖宗牌位。问题是，当她的父亲委婉地告诉她“姑娘，咱下次调戏之前应该先准备好迷药，再把小美人堵到没人看得到的暗巷里，你说是不是……”的时候，她不怕死地补上一句：“父君，您很有经验嘛！”

于是，在她向来温柔的父亲发飙之前，为了她的小命着想，真都帝才决定把她打发出去：塑月已经制造了很多笑话了，不必再加上皇室操戈、父女相残这么一条来娱乐大家了。

在把叶兰心丢出去之前，真都帝还很好心地征询了一下她的意见，是愿意去东边国境劳军，还是出访大越。

真都帝按照女儿一贯好逸恶劳的性格推断，她应该会接受相当于郊游一般的劳军，却没想到叶兰心一口就答应下来，出访大越。

就在真都帝感叹自家女儿终于有点儿自觉了的时候，很不巧地，眼神一瞥，



就看到叶兰心一脸邪笑地念叨着“美人”两个字，一张本来还算得上清秀的容颜，彻底见牙不见眼。

无限点点的同时，真都帝很萧瑟地想起来，大越皇族萧氏，从来都是以容貌美丽著称。

于是，在大越德熙十年，叶兰心怀着一腔对大越美人的赤诚之心，她遇到了他。

于是，我们都看到了囡囡有神的开头，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比这个开头更囡囡有神的结局……

立后大典是在四月，整个大越顺京梨花盛开，白雪压城。

典礼当天，月华门外冠盖云集，各国使节全在此处候召。

塑月自然也不例外，众多侍臣宫人拱护着中间一乘华贵马车，静等入宫。

而在被包围住的马车上，一段诡异的对话正在进行中。

甲：“不许调戏美貌少年！”

乙（义正词严）：“这个你放心，宴会上都是一帮老头子，我才没兴趣，剩下的符合我审美的全是宦官，你说我能调戏么？调戏了有什么用？我这么一讲究效率的人，才不干这种事！”

甲（扶墙态）：“也不许扑倒大越皇帝！”

乙（挠头）：“……这个……啊，问题不大吧？皇帝身边不都是跟着侍卫么，就我这四体不勤的，扑过去肯定被抽回来啦，放心，我想做也做不到的……”

甲：“行礼的时候绝对不能趁人家皇帝搀扶起身的时候摸人家的手！”

乙：“……这个这个……我尽量……”

听了这句没有一点儿保证力度的回答，金碧辉煌的马车里，甲——塑月储君殿内总管女官，乙——塑月储君叶兰心，相对无言，（甲）唯有泪千行。

乙挠挠头，似乎觉得自己再不说点儿什么就不太可能从这马车里下去。叶兰心眨眨眼，很是壮士断腕地做了个承诺：“我发誓绝不招惹大越皇帝还不行？”

女官看了片刻面前郑重其事举手对天的叶兰心，揉了揉眉心，觉得自己能做的实在也就这点儿了，只能放她出去。

女官轻轻击掌，马车卷帘，几名侍从端来脚踏，叶兰心缓缓下车。

马车外阳光灿烂，只见塑月储君一身玄色宫装，璎珞严妆，姿容清丽脱俗，广袖翩袂之间，有暗纹阴绣的青色翔凰飞舞，一行一动之间，仿佛振翅欲飞，端的是塑月数百年风流繁华方能养育出的美玉资质。

周围的众多使臣不禁赞叹出声，说这塑月储君端的是仪态不凡，不愧是塑月所出。

望着在一片赞叹声中潇洒远去的自家储君，塑月全体侍从女官无声呐喊：

你们都被她骗了啊！

德熙帝君臣和稍微年轻漂亮一点儿的使臣们，请自求多福吧……望月使节团上上下下一起祈祷吧……

事实证明，望月使节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叶兰心确实恪守诺言，没有对清俊风流的德熙帝出爪子。

那是因为，她挠上了另外一个美人。

叶兰心进了月华门后，就上了德熙帝特赐的凤舆，旁边陪着的是后宫尚官，一路行来，娓娓而谈，向她介绍大越宫廷。

末了，叶兰心很郑重地点点头，做了个总结：“挺大的。”

尚官唇角抽了抽，一时间也不好判断这话到底是褒是贬，只好陪着笑把她送到宴殿。

大越国百年诗酒风流，一座典礼宴殿华美清丽，朱门半掩，隐隐有暗香浮动，丝竹袅袅。

她一路走来，仪仗盛大，早有礼官唱名。此时宴席尚未开始，但不少使节大臣已到了。一听她来了，不少人就迎了上去，她自然也不怠慢，笑脸相迎。

然后，她跨入正殿的一瞬间，便看到了他——她只觉得自己看到了一柄天子之剑以人形的姿态出现，端正清冽，刹那使一切芳华褪尽。

大越尚白，殿上一片雪白。那个青年就那样站在那里，绝色容颜，红衣如焰，遗世独立。

红衣青年听到礼官高唱叶兰心的名讳，便转过头向她看过来。

他有一双妩媚的眼睛，眼神凛然清澈，长睫一动，眼神扫来，笔直而毫无阴霾，有若剑上秋水，让人呼吸一窒。

她想她知道那是谁了——

那是大越平王萧逐，是大越帝国除了帝王之外最有权势的男人，同时，也是东陆之上无可比拟的当世传奇。

垂翼遮天逐云凤，剑起凤鸣天地动。

东陆之上老幼皆知的这句话，说的便是萧逐。

萧逐是德熙帝的叔叔，辈分虽高，年纪却比自己的侄子还要小三岁，两人名分上虽是叔侄君臣，情分上比之兄弟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朝野上下，再无人比得上萧逐圣眷隆厚。

这权倾天下的少年亲王，容颜绝世。同时，剑在手，天下无敌。

谁都津津乐道的是，当年萧逐十六岁初上战场，于三十万大军中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回朝的时候，刚进宫的宫女都以为这少年亲王不知生得怎么一个三头六臂，却没有想到，少年亲王红衣似火，容貌绝世，凛然惊人。





这样一个人，转眼间却又在微醺薄醉之间，一曲有误，萧郎回顾。宫人们也都记得，那年宫中梨花盛开，如重云深处，一曲琴笛合奏，帝王白衣胜雪，萧逐红衣似火，成了大越百年盛世的绝唱。

他却又是那么一个温和正直的人，当手下的年轻将军发现宫宴捧盏的宫女就是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时，他上殿请旨，玉成一对佳偶。

这样一个男人，现在就在她的眼前。

……真是……难得的机会啊……

叶兰心在心里甩了把口水，把周围一千不在她守备范围的不英俊的大叔全部甩开，大踏步地向萧逐直冲了过去——如果塑月女官们看到这一幕，会当机立断拽住叶兰心，把她丢到一个没人的房间里，然后在门口贴上“内有猛犬”的条子。

原因无他，塑月储君看到美人就控制不住爪子，非要挠两把才罢休的“一见美人即变流氓”的状态已经灾难性地开启了——

萧逐显然还没意识到自己即将大祸临头，看她向自己走来，红衣青年优雅颌首，敛袖为礼，刚说了“萧逐见过……”这四个字，话还没说完，叶兰心一双手已经向他伸了过来——

然后，只听“刺啦”一声，暗香盈袖，丝竹袅袅之间，东陆当世第一绝色美人、大越平王殿下已衣襟大敞，露出一痕修长若鹤的颈和精致雪白的锁骨，春光乍泄——

就在众人下巴砸脚面，还来不及反应自己是该飙鼻血还是该惨叫的时候，叶兰心很感兴趣地继续伸手——摸了过去，顺带嘀嘀咕咕：“原来真的不是女的啊……”

就在这一瞬间，正被猥亵的萧逐听到自己脑子里某一根神经“嘎巴”一声断掉的声音。

下一秒，只听“日”的一声，塑月的储君殿下被甩成了一道黑色抛饼，从御座旁被直抽到了殿门口，正好落在一脚门外一脚门里的德熙帝脚边。

“……”德熙帝。

“……”众使节。

沉默一瞬，德熙帝干脆利落地转身出殿，回手一拉门，就当自己什么都没看到。

难道说自家王叔把人家储君从大殿一头抽到另一头，况且那储君还是个姑娘家？太丢人了，两边都丢人。

德熙帝转身严肃地告诫所有内监对于储君抛饼事件：看到的就当没看到，没看到的就当想都没想过。至于随行的礼部官员，要做好挨个摆平殿内的外国使节的准备。这堆事按下不表，且说合上的大殿门里，叶兰心被抽出去的一瞬



间，倒真没有多疼，就只觉得眼前一黑，趴在地上缓了会儿，才慢慢回过神来。

似乎……被抽出去了？

目测了一下刚才自己站的地方和现在趴的地方的距离，叶兰心看着那个抽完她之后立刻愣住的青年，第一反应是：好大的力气啊！

看她趴在地上呆呆地看向自己，萧逐也愣愣地看回去。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动手打女人。

萧逐看着大字形瘫在地上的叶兰心，脑子里空白了那么几秒之后，才回过神来，刚要冲过去搀扶，却想起对方是个女子，这样是不是不好？

就在这时，叶兰心终于从呆傻状态下回过神来，费力地晃了晃还在金星环绕状态的脑袋。看着对面那个呆若木鸡的男人，叶兰心正打算开口说话，不料张开嘴一口血水合着一颗闪亮亮的后槽牙就吐了出来——

这颗牙一落地，整个大殿立刻鸦雀无声。叶兰心瞅了瞅地上那颗牙，又瞅了瞅远处的萧逐。当她一眼扫过去的时候，萧逐终于回过神来，他心里一紧，也顾不得男女之防了，一步冲上前去，单手扶住叶兰心的肩膀，低声问道：“殿下，您没事吧？”

你觉得我可能没事吗？牙都掉了好不好？

心里虽然如此抱怨，但是奈何对方是美人，叶兰心的底线就无限放低。先看了看自己吐出的那颗牙，又看了看血水，最后咂吧咂吧嘴，看着眼前绝色青年的清冷眼底的不安游移，叶兰心软下心来，想了想，决定鼓励他一下。

她开口，说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席卷全场，让所有人的下巴再度砸到脚面。

储君殿下道：“……抽得好！”

“……”平王殿下当场撒手。

我就不该同情他（她）！

叶兰心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情的对象多么欠抽，当她“咣当”一声再度亲吻地面的时候，她很是怨恨地想。

话说，塑月储君的牙虽然掉了，但这大越皇帝的婚总还得结，是不是？

叶兰心半张脸被萧逐抽得跟馒头一样，总不能一脸猪头相地参加大宴吧？于是她直接告了个身体不适，中途先行退出。

萧逐也退出宴席，却没有离宫而去，而是到了旁边的勤政殿，等待大宴结束。

萧逐心下烦躁，在勤政殿里兜转了两圈，又想了想，最后苦笑一声，站在宫院门口看着那顶载着叶兰心、慢慢向月华门行去的镏金凤舆，想到那个清丽女子被自己抽得跟猪头一样的脸，胸中的烦躁去了几分，歉疚却慢慢涌了上来。

虽然说这次是叶兰心狠袭在先，但是动手却是自己在先的。